



青衿組  
•  
極短篇類

總評 >

## 這裡沒有失敗，請繼續向前

法爾索

首先，我想恭喜每位參賽的同學。即使文學徵獎本身就是競賽，然而這次，在這個競賽場上並沒有失敗者；這場仗徵集的是膽大包天、充滿野心的士兵，就某種意義而言，你們的表現證明自己值得更多的期許。

這也是這一次，我們決定首獎從缺的原因。

「極短篇」是很難寫的，除了在有限的篇幅內把故事說完，還得要有個「轉」的動作——無論是「強調意外性」這種形式上的表現，還是利用反差把意念凸顯出來，像這樣表、裡的轉折，是極短篇的重要特徵之一，也是我們非常期待能在參賽作品中讀到、卻未能俱都如願的地方。

因此，「必須具有撰寫小說的自覺」以及「在形式或意念上有所轉折」兩點，成為兩階段篩選的標準：前者幫助我們排除部分在「『小說』或『散文』」的判定上存有疑義的作品，再就轉折的表現、作品的完成度，及蘊含的主題意念等，選出我們心目中的佳作。

在本次參賽的十七篇作品中，仍有若干在第一階段就被篩了下來，其中不乏文筆出色的作品，這是比較可惜的。我們必須提醒現在，乃至將來的參賽者：極短篇是小說的形式，沒人規範該怎麼寫，但你必須充滿創作小說的自覺。在緊迫的篇幅裡嘗試用散文筆法說故事，可能是種富含野心的表現，然而真把它寫成散文就不可以了。

本屆得獎的作者都非常年輕，文筆未必是最好的，但在取材或表現手法上相當攪人目光，似也呼應了這個組別渴求勇敢大膽、野心昭昭的特質。而諸位投身戰場的勇氣已被嘉許銘記；下一次，你們要用磨礪得更加鋒利的刀槍征服戰場，奪取勝利。

## 墜落

李芹漁

星期一下午第八節課，燥熱。

數學考卷上塞因、扣塞像堆亂碼恣意的排列組合，同學埋首寫著，教室只剩筆與紙張摩擦出的沙沙聲。

此時外頭也被曬暈了，只有蟬鳴歌頌著豔陽天，我們硬撐著一天下來的又飢又累的身軀，埋頭苦寫著段考前最後一張練習卷。

「欸！你看有人！」陳比了比窗外。

我瞥了一眼，沒答腔，不就是榕園旁的小閣樓有個黑影罷，沒什麼稀奇的！晚上留校自習也常和劉爬到閣樓吹吹風，儘管那兒建築老舊，地處偏遠，倒也是個視野極佳之處，心想那人也是個浪漫之人。

「快看！那人坐在欄杆上好陣子了，好像快掉下去！」陳又比了一次窗外。

我聳聳肩，只顧著在數學考卷裡尋找正確答案。

「那不是九班那個女孩啊？」陳慌張的拍了我的手。

我抬頭一看，頂樓上仍有個小黑影，背光，看不清楚。或許就是九班那女孩吧！聽說她壓力過大，先前做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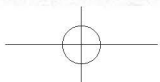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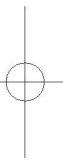
許多危險動作，嚇得同學都不敢靠近她，這兩星期都在輔導室度過的。這次我不會大驚小怪了！

終於寫完考卷，離放學還有五分鐘，環顧教室，同學似乎還在奮戰，我好生得意。此刻校園傳來救護車的聲音，猛然抬頭看看方才被我忽視的小閣樓，沒人！救護車聲音響遍整個校園，過了幾分鐘，救護車聲漸漸離去。莫非那女孩真的墜樓了？據說那女孩已尋死多次都未成功，難道此次真的墜樓身亡？榕園駭然聽聞的傳言又添一樁，想到此，全身起雞皮疙瘩。

下課鐘聲響，同學們急著回家溫書，似乎沒人在乎剛才的救護車聲，我滿腦子就想趕快離開這詭異的校園。

星期二上午升旗，豔陽高照。

心中默背國文課文，一方面哀悼九班女孩，此時看見教官打著石膏走向司令台，說：「各位同學，凡事要謹慎小心！教官昨日監督閣樓施工時，不幸摔了一跤……」



評語

法爾索

〈墜落〉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小說。在三位評審的兩輪圈選當中，本文始終都在領先集團內。也就是說，我們都對〈墜落〉印象深刻，本文的結尾成功地讓三個人嘴角失守，沒有人想淘汰〈墜落〉……

或許該換個問法。〈墜落〉少了點什麼，以致沒能奪下首獎？

對我而言，〈墜落〉會一直被放在奪魁的候選名單，是讀過第三遍以後的事。讀到第三遍才發覺，這個故事非但不好笑，還隱隱透著一股驚悚：在考試中，主角的「我」和鄰座的同學討論著疑似跳樓的女孩，卻沒有任何行動，甚至在女孩跳下之後，仍趕著回家溫書……這種疏離的冷漠吸引了我。失去了這個意涵，〈墜落〉就不是極短篇，而是寫得太長的網路冷笑話。

作為這個隱密結構的收筆，結尾的黑色幽默是好主意，但還需要再調整一下，讓故事收得更漂亮。無論如何，〈墜落〉是我心目中最接近首獎的傑作。

## 李 芹 漁



### • 作者簡介 •

目前就讀高雄女中。平時喜歡閱讀、聽音樂、旅遊、參加藝文活動、聽演講、看展覽，寫作是休閒亦是興趣，總喜歡在寫作中咀嚼生命、找尋自己。

### • 得獎感言 •

偶見打狗鳳邑文學獎徵文比賽的訊息，信手便將平日所觀察的人、事、物串成一個小故事。今日得獎，真的很感激評審的青睞，給我莫大的鼓舞，我將會更細膩地去體驗生活。

## 這是我的顏色

薛仲恆

飽餐過後，跟媽媽一起坐在沙發上，突然腦海閃過了一些問題。記得前幾個禮拜媽媽買了一件嶄新的薄外套，那時她爲了顏色僵持了許久，因爲她喜歡的款式沒有她喜歡的顏色。那個時候我看到一件水藍色的，我感覺還滿適合她的，就推薦給她，可是她一聽到水藍色，頭也不回的看一下，就直接拒絕於千里之外了。最後她還是買了一件覺得這是屬於她的顏色。

我就問我媽：「爲什麼妳的衣服總是那些顏色？」她也好像回答不出爲什麼。我乘勝追擊的繼續追問下去：「妳是不是覺得有些顏色是屬於男生的，有些顏色是屬於女生的？」她也支支吾吾的默認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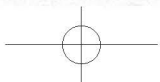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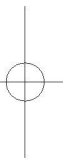
記得前些陣子要買一雙鞋，我看到一雙不錯的鞋款，搭配鞋子穿的衣裳剛好有些粉色，我想我好像沒有這類的顏色，自己先試穿看看，也覺得挺適合我的，就跟我媽說我想要買這一雙。可是當她一看到顏色，就一臉厭惡的回絕我說：「那是粉紅色的耶！那是女生的鞋子。」我立刻極盡反駁說：「這是男生的鞋子。爲什麼男生不能買粉色

的東西？」最後我還是因爲媽媽的反對，而沒有買了。

我跟我媽說：「妳之所以衣櫃都是那些顏色，是因為妳內心已經把顏色歸類爲兩大類了，同時妳也限制自己只能站在女生的那一類，其他一概都不能接受。」她也回了我：「我覺得那些顏色穿在我身上比較好看，其他的我覺得不好看。」我冷冷的回嘴說：「我從沒看過妳試穿別的顏色過，其實妳不是覺得哪些顏色穿在妳身上不好看，而是妳覺得那些屬於男生的顏色穿在妳身上一定不好看。」

我們時常以世俗的眼光來看待事情，隨波逐流，被大眾認定的事情也就理所當然的跟隨著。說穿了，其實是自己限住了自己。是誰說藍色是男生的顏色、是誰說粉紅色只有女生可以穿。其實顏色是不分性別的，是我們自己把它們分類了，然後再把我們自己又歸類到這兩類。

那天晚上，我媽好像也被我上了一課似的，輕輕的點了頭幾下，雖然她還是繼續買所謂屬於她的顏色，她好像一心認爲這些顏色才是最適合她的顏色，不過她好像不再那麼管我買了什麼顏色了。



評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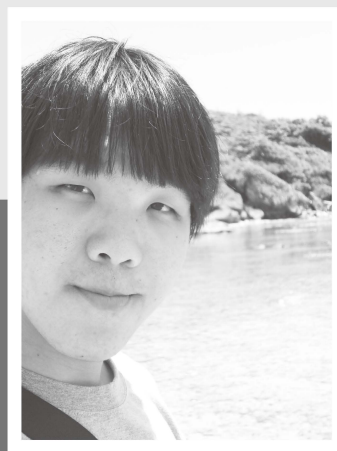
劉芷好

本篇的特出之處在於極短的篇幅內隱藏了性別議題，結尾處卻又難得地不過分渲染這個極容易被濫用的題材。年輕寫作者一般不懂適當的收束與留白之美，本篇卻能夠點到為止，使人眼睛一亮。

然而文字失於粗糙，結構稍嫌鬆散，則使本文顯得失色許多。雖然最後一段的轉折讓本篇擁有了極短篇的趣味，但倒數第二段的說教意味濃厚，雖有意顛覆一般對色彩與性別的局限，立意甚佳，但直接跳到觀眾讀者前說教，則是所有創作者的大忌。另外，整體結構偏向散文，少了故事的情節性，則使得本篇原有的特殊觀點與點到為止的妙處，失去了應有的光芒。



## 薛 仲恆



### • 作者簡介 •

臺南人，現在就讀高雄師範大學英文系二年級。從小就被媽媽強迫看課外書，但那時候很不喜歡，可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好像就突然愛上了。喜歡文字在腦海裡碰撞出精采動人的篇章。

### • 得獎感言 •

某天心血來潮想說來投個稿，反正暑假也不知道要做什麼。重點是還有優渥的獎金令我動心。就憑著一古腦兒，沒有想太多，就去做。聽到自己得獎那一瞬間，有點不敢相信，然後心境慢慢刮起漣漪。澎湃！

## 在地的鑿井師——阿公的腳趾頭

瞿 映

還記得，在我細漢的時陣，因為阿爸、阿母工作的關係，都是阿公、阿嬤照料我，阿嬤又久病纏身，嚴格說來，是阿公一面照顧年老力衰的老伴，一面撫育年幼懵懂的稚孫——我。

「Lo——Le——Lo——Le——Lo——Le——Mi——」阿公一如往常的打著赤腳，盤坐在木製長椅上，敲著放在腿上的小鐵琴，一邊用濃濃鄉土口音哼唱著我一直都聽不懂的「Do Re Mi」。我抱著打發時間的心情走上前，並坐在阿公身旁，細細聽著鐵琴鏗鏘有力的樂聲，搭上阿公蒼老粗糙的嗓音，我突然覺得，那不標準發音的「Do Re Mi」似乎也挺有一番風味的。我側著頭，看著身旁盡情開演唱會的阿公，眼中除了喜悅，更是享受——這時，我默默地將視線移向阿公的腳趾頭——「阿公，你怎會少一隻趾頭仔？」我好奇，並指著阿公的腳嚷問。阿公停了歌聲、止了琴聲，低頭也看看自己的腳趾頭，而後側著臉看著我，笑道：「那是阿公剝下來，去給妳換奶粉錢的。」我看見他眼中的濃濃笑意，牽動的是那眼尾的深跡。當時的我不

懂，誰會收下一隻血淋淋的腳趾頭來換錢？阿公剝腳趾頭不會痛嗎？如果會，他為什麼笑得出來？

阿公有一台舊舊的小綿羊機車，速度慢、車齡高、外型土氣……但這次，它在我心中成了英雄戰駒——而阿公成了英雄。還記得，阿姑發生意外，當時的我，什麼都懵懂，就是個子比別人高了許多。當日放學，是阿公搖搖晃晃地騎著小綿羊機車到校門口接我，說要去看阿姑最後一面，我不假思索地上了車，阿公小心翼翼地發動小綿羊機車。路途中，倏然而過的大型車有如巨型猛獸、車水馬龍的十字路口有如湍急狂河，就連人孔蓋都像隨即出現的敵營陷阱……搖搖晃晃的小綿羊機車騎過一個路口又一個路口，閃過一台又一台的大小型車輛，我緊抓阿公的衣襠，從後照鏡中，我看見阿公執著且專注的神情，剎那間，阿公有如身穿飄逸披風的傳奇英雄，我鬆開了緊抓衣襠的手，轉而環抱住阿公——我不怕猛獸抑或者狂河，因為我知道我有阿公。

阿公過往後，我想起阿公少了一隻腳趾的腳，並向

阿爸提問起那不知去向的阿公的腳趾頭——「恁阿公較早少年時是在做鑿井的，那是被鑿井的機械削到的。」——有如當頭棒喝般，我想起阿公會說，他剃下腳趾換我的奶粉錢……揮汗如雨、苦心竭力地在太陽下鑿井的阿公，也曾如此用雙手撐起屬於自己打造的家，打拚的不單單是餵飽我的奶粉，而是孕育一個家的生計。那溫暖慈祥的笑意，是視重擔甘之如飴，甘願付出的無私；那執著專注的眼神，是視家人為珍寶，誓死守護的勇氣；那缺少的趾頭，是最偉大的愛。

評語

劉芷妤

雖然行文頗有散文的味道，但最後揭開謎底仍有極短篇必需的趣味。溫馨真摯的情感，獲得三位評審一致好評，描寫阿公與自己的相處，也是特別容易引起共鳴的題材，尤其是那句「那是阿公剝下來，去給你換奶粉錢的」，極其動人，也具有相當的懸疑感。

可惜這個「謎底」卻被作者自己訂下的題目先破了眼，極短篇的最後這一「轉」，也讓題目一開始就讓讀者先摸清了故事方向；那句似乎藏有無限遐想可能的阿公的話，也並未發揮它應有的懸疑效果，之後平淡的鋪敘雖帶出了溫暖的祖孫情，卻疏忽了經營極短篇的故事性與懸疑感，使得這個原應是好故事的特別題材過於疏淡，甚至傾向散文，是相當可惜的一點，也建議作者多練習故事情節編排，讓這個來自阿公真實故事的動人題材更加吸引讀者。

## 瞿 映

### • 作者簡介 •

本名林惠淳，就讀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應用英語科，現為科會長，並數次擔任校內各大典禮主持及司儀，兼任校內暑期夏令營助教及總召，並與外籍教師搭檔授課，本年度代表學校擔任交換學生遠赴加拿大進行文化交流。



### • 得獎感言 •

對於作品得以在眾多參賽者中榮獲此獎項，真是我始料未及、喜出望外的。在接獲消息的同時，我甚至難抑心中欣喜欲狂的心緒，而身為在地的高雄人，能以文章得到肯定，可說是何等榮幸！我會將其發揚光大！

## 捕

徐志丞

他向前奮力一傾，機車中柱應聲彈起。在實驗暫告一個段落的午夜時分，疲憊得連機車引擎都要多發動幾次。

加速騎上往宿舍的斜坡，頭燈忽照出數十雙閃爍的目光，他心頭顫了一下，按下煞車的瞬間，才反應過來，那不是平時散落在校園的流浪狗？怎麼忽然全部聚集在這裡？沒有犬吠，只有幾隻小小狗起身讓路，只有皮毛盡落的老犬搔搔自己紅腫的皮膚，還有幾隻哀傷的眼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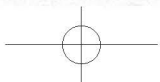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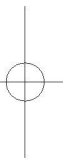
最後的實驗終於完成了，儘管依然疲倦，但一想起漂亮的數據，他不禁把鑰匙套在手指上打轉，咯咯咯，心想等會兒要和室友夜唱狂歡，就樂得哼起歌。當他推開感應門，警鈴嗡嗡作響，不知什麼時候被關進來的狗，從暗處跑了過來，高舉著尾巴，一邊不停的搖擺，一邊從他身旁鑽了出去。

在停車場打轉，一圈又一圈，怎麼找也找不到自己的車。即使用手機微弱的燈光一輛一輛查看車牌號碼，還是不見口中默背的數字。眼看赴約的時間將至，在這沒有

燈光的暗夜裡不知如何是好，呼了口氣，才注意到剛剛那隻狗怎麼跟自己也在這裡繞圈。他彎下身來，揉了揉狗的脖子，又捏了下巴，心想如果你能幫我找到我的機車就好了。不知怎麼地，那狗不再搖尾巴，開始嗅起他外套的袖子，看了他一眼，忽然就跑到他三點鐘方向。看他佇在原地，還對他吠了幾聲。他狐疑的走近一看，隨即高興得跳上機車，習慣性的扣上安全帽，戴上口罩。正當中柱扣起，準備催油門，才想起要感謝那條狗。忽然，竄出兩道黑影，如狼，撲向那狗，血肉模糊之際，他只看見一道刺眼的白光。

一早，翹起的頭髮還梳不好，就奔出宿舍，來不及思考昨晚的狗群與那個惡夢的關聯，就趕著往實驗室去，繼續未完的實驗。

跑到路口，從差一點撞上來的卡車，聽見昨夜夢裡的那陣哀鳴。



評語

胡淑雯

這篇贏在節奏與律動感。一開筆就直入小說空間，沒有廢話。

在短小的結構中，給出了戲劇與轉折，掌握了極短篇的基本精神。

文字清爽，語言的密度剛剛好，織就了適切的速度感。

以校園中的「人狗關係」為主題，取材自日常生活，以自然、年輕的角度切入，是一大優點。

結局透過惡夢與視覺聯想，營造想像的開放性，與敘事的「不確定感」。這樣的收場，可以說是創意，也可以說是「便宜行事的書寫慣性」——寫不下去了……沒關係，把問題丟給萬能的「夢」吧……

筆力不夠，現實與想像之間的張力打不開，反而削弱了故事的力量。——這樣的批評，對年輕的寫作者來說，是苛求，也是期許。



## 徐 志丞



### • 作者簡介 •

出生於彰化縣溪湖鎮，在稻禾與韭菜田間長大，五歲遷至臺中烏日。現於高雄哈瑪星就學。

### • 得獎感言 •

感謝我的父母與老師，還有「創閱」讀書寫作會的朋友們，支持我寫作至今。如今，我要將這個獎項獻予你們。

## 極短篇類決賽會議記錄

時間：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八日（星期日）上午十一時

地點：高雄市文化局第一會議室

決審委員：法爾索、胡淑雯、劉芷好（依姓名筆畫序）

列席：毛麗嵐、林美秀、田運良、林瑩華

會議記錄：郭漢辰

### 初選結果

委員們推舉胡淑雯擔任主席。

極短篇類共有十七件參賽，全數進入複審，由三位評審委員選出八篇作品進入決賽，作品票數如表列：

1票	2票	3票
〈你願意為我唱一首歌嗎？〉（胡淑雯）	〈敲兩下〉（劉芷好、法爾索）、 〈劉芷好、法爾索〉	〈這是我顏色〉（劉芷好、法爾索、胡淑雯）、 〈墜落〉（劉芷好、法爾索、胡淑雯）、 〈在地的鑿井師——阿公的腳趾頭〉（劉芷好、法爾索、胡淑雯）、 〈捕〉（劉芷好、法爾索、胡淑雯）

### 一票作品討論

〈你願意為我唱一首歌嗎？〉

胡淑雯：我不想投的作品太少，造成現場討論的困難，因而選了這篇。這篇是從年輕人的觀點書寫，但技術上有問題，我放棄。

〈走過〉

胡淑雯：我認為這篇有很多錯字，連校對都沒完成。不過文章裡談論到，通過愛情的體會，連鹽的味道都變成是甜的，最後愛情遭受挫敗，鹽再次通過眼淚，回歸到鹹的味道，這是真實的生命體驗。不過，因為錯字過多，我決定放棄。

### 一票作品討論

〈敲兩下〉

劉芷好：這篇作品雖然很符合我心中極短篇的形式，但是

太像偶像劇，情感過於浮濫，是我想要淘汰它的原因。

法爾索：這篇作品情感浮濫，是它的致命缺點。不過，在結構上更有它的問題，一般極短篇在情節上有其轉折的過程，但此文並沒有成功轉折。

胡淑雯：這個作品對年輕人來說，是個很不錯的模仿及練習，卻沒有看到作者的書寫勇氣。我給這名年輕創作者的勸告是，寫作不要打安全牌，這是我沒有選它的原因。

#### 〈史學家的悲歌〉

法爾索：我喜歡這個故事的企圖，不過前面鋪陳的方法實在太不OK，故事透過史學家和老人對話的過程，彰顯生命及歲月互動的過程。但在這個鋪陳的過程中卻很粗暴，主角毫無來由地和街上陌生人對話起來，情節設計相當突然，不是很合理的轉折。

劉正好：我覺得主角選得不是很好，為何一定是史學家，為何不是另一個專業的學者。我選它的原因，是這篇作品符合我心中極短篇的小規格，但是轉折得不够漂亮，比較像一般制式化的起承轉合。如果不過分的話，我持保留態度，先讓它

進入決審。

胡淑雯：我覺得這篇作品很像小孩玩大車，故事缺乏鋪陳和經營。類似時間老人及旅行的故事，早被過分書寫，況且此文也不是寫得很好。

#### 三票作品討論

##### 〈這是我顏色〉

劉正好：這篇我喜歡它，作品有討論到性別的問題，但是點到為止，沒有強烈地把這個議題提點出來，我喜歡這種輕描淡寫的方式。文字稍微粗糙，整體符合極短篇的調子。

法爾索：如果這篇文章是散文的話有它的味道，但作為極短篇又少了一點力道。此文隱含同性戀的意味。文章內容很像老作家琦君的風格，但重複鋪陳的狀況有點嚴重。

胡淑雯：花費太多的敘述在說一件小事，如果在主題上再做一次淬煉，表現會更好。這篇作品最大的優點，是作者情緒上的節制，作品因而有了一點點味道。

〈墜落〉

劉正好：這篇我給它最高分，簡單乾淨，符合極短篇規則，有幽默感，含有豐富的校園經驗，並有很有趣的轉折。

法爾索：這篇有其優秀的地方，但此文卻差一點就寫成笑話，有其結構性的危險，前面的部分和後面的結果要有所呼應，這點我覺得可以改進。

胡淑雯：最後的結論過於跳躍，作品只給我們戲劇性的撞擊，卻缺乏鋪陳，缺乏助跑。此文討論女孩自殺的問題，缺乏同理心，可惜它沒有把主題說得更有力道。

〈在地的鑿井師——阿公的腳趾頭〉

法爾索：我對這篇的不滿，是太早破題。極短篇在題目就把主題說出來，到後面如何述說，都不會讓閱讀者有閱讀極短篇的驚奇。但是文章所傳達的情感真摯，令人動容。

劉正好：這篇文章因情感真摯而投它一票，最後揭開阿公腳趾頭的祕密，也符合我心中極短篇格式。作者可以多討論鑿井師這個行業，情節鋪陳力道明顯不足，沒有讓我有當頭棒喝之感。

胡淑雯：一開頭就把結論說出來，破壞讀者閱讀極短篇的

樂趣。作者原本看似要寫黑色小說，但卻書寫祖孫騎車的溫馨片段，沒有描寫阿公因鑿井而失去腳趾頭的神祕性，非常可惜。

〈捕〉

劉正好：作品時序上安排得很混亂，無法讓讀者在第一時間，體會到極短篇情節轉折的感受。

法爾索：我選它的原因，是文章到最後，仍然吸引著我的目光，讓我非常想知道結局到底是什麼。

胡淑雯：這篇作品描寫主角因焦慮校園的狗被獵捕，而做了一個這條狗被捕的夢。作者寫到最後就是失手，就算沒失手，用夢來處理也是老套。作者在失手之前，寫學生與狗的片段，十分吸引人。

投票決議

經過決賽會議充分討論後，共有五篇作品進入最後決賽，主席決議評審們各以五篇作品名次排序，總數獲得最高分者則為第一名，依此類推。

					極短篇 評審
				3	劉正好
1		3		2	法爾索
1		3		2	胡淑雯
2	1	8	0	7	得分
優選	優選	評審獎		優選	獎項

評審共同決議：

首獎從缺。

評審獎一名：〈墜落〉，從缺一名。

優選二名：〈這是我的顏色〉、〈在地的鑿井師——阿公的腳趾頭〉、〈捕〉。

